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二十九冊

晉　杜征南　荀公曾

杜征南集

晉杜征南集題詞

左傳之有杜元凱六經之孔孟也當時論者猶以質直見輕豈眞貴古而賤今乎子雲太玄不遇桓譚幾覆醬瓿元凱釋左非摯虞亦莫知其孤行天地也杜集絕無詩賦意者其雕蟲

邪彼惟彌綸經傳自託獲麟下者則薄之誠不欲以此有名也元凱嘗言三不朽庶幾立功立言其事皆踐漢興佐命如鄧侯刀筆高密書生不免望塵而拜章奏爾雅悉西京風制經術既深凡文皆餘耳不期工而工此

學者糞本之說也武庫平吳功堪廟
食釋左一書復懸日月之間為世傳
習其於聖經為後先疏附也成勞過
楊玄矣儲君降服議禮興譏是將通
世變以就古人檀弓變禮不辭作偏
未可與素冠之詩同相笑也

婁東張溥題

晉杜征南集目錄

奏

序

論

說

杜征南集目錄終

晉杜征南集卷全

晉　杜預元凱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

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上黜陟課法畧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澆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宜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

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緜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

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

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爲寇。穿塹不如作馬埳。馬埳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檜埳中訖。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

敢輒往來也。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案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調。於是取。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

又

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

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又

藥杵臼澡槃熨斗釜鴌銚槃鍚鋗皆亦民間之急用也。

又

被勑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論水利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悉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艸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

也。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魚萊螺蜂而洪波泆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艸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

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産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匹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責二十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

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艸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

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

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繇
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
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
患地狹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
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
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
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
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
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

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

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繇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

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
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爲
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寍瀉之不滀宜發明詔
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
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
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
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
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

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徽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宜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此是今日之實益也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

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處。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唯陛下察之。

再上伐吳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

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緣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請署羊祜辟士表

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儈等牋詣預預

表上。不許。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肖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

舉賢良方正表

按蘇贊布行於艸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

又

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又

長史劉儈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嘗用赤馬。

皇太子釋服議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議云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

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答盧欽魏舒問

時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云于是欽舒遂命預造議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

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寍二

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
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
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
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
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
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
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
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
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塟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

痙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下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

繼體之君猶多荒寍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艸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

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

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

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

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

喪云惟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

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

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

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

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

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

月之朞。盍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

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

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又

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

祥祫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

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祔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焉。

書

與王濬書

帝初令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濬大悅、表呈濬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眖書 預子錫無名眖者 按晉書杜預傳封子耽爲亭侯邑千戸豈預有别子名耽而眖爲耽字之訛耶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

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歲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况。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米云真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絕。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况。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

書不時特親故帖誤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此帖米云僞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

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

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

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
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
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
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
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
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
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

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
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
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
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
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
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于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諱辟善本作避諱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卽五臣作公則

律序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爲用也。

春秋長歷論

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日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七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聯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

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敍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
陽之月也。而時歷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
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
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
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
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
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
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

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一食歷術比諸家旣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

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攺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

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歷論之後至咸寍中善筭李修夏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

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歷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歷也學者覽焉

春秋長歷說 與論畧同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

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

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恆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

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徵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十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

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反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譜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太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繐絰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爲之齊縗。其月數各隨親疎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爲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

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爲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遠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爲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

宗之矣。

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葢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敎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巳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宓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

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狄曠然

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達一作遠　耕父御覽作耕者　祭作登　有情作儉

酒論

重醞醇醴。沃土泉淸。甘苦無常。五、味、相、并、

本傳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位預尚弟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㕘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征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

克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司隷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强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之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餙

城門官舍、稽之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讐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

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于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

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

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

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

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晧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

病瘿悍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輒砍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

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
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
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
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
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
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
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
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

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躭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

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隷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杜征南集終

荀公曾集

晉荀公曾集題詞

荀成侯學古而佞者也史責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階禍已甚誠無辭焉勗博聞明識牛鐸諧樂勞薪炊飯咸能辨之茂先倫匹也顧其文采則謝

弗如泰始中與傅張同造歌詩荀尤
少味始歎班固明堂寶鼎不可復作
獨其條問列和表正笛聲樂家之論
盡稱爲優其他簡牘亦云清令葢晉
初之文羹玄尚存雕幾未極名人吐
辭簡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談茂先散

珠太冲橫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
不幾乘大輅笑椎輪乎無惑乎六朝
體製追時爲工登高望之旗靡轍亂
也東漢荀氏後多顯人景倩旣讓文
若公曾尤媿慈明何其子孫位通而
德儉也以是名克家然乎

婁東張溥題

晉荀公曾集目錄

賦

奏

表

荀公曾集目錄終

晉荀公曾集卷全

晉　潁川荀勗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蒲萄賦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珍奇應湑和而延育

[illegible]

奏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奏可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

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顯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

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
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
夔曠遠至音難精猶疑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
乎經禮於制為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
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
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
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祐宋書作左中作用
勗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
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為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

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身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挍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挍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

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其曲當舉其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按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

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撿正惟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

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表

辭尚書令表

昔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爲寇。今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勑以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按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答問三公表

咸寍四年司徒王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

勗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潔。堪處台輔。

薦三公保傳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玭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衞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對

議遣王公之國對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

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議增制文法對

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對。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

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議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云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

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

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
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人簡文案
畧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
畏之如雷震勿使徽文煩撓爲百吏所顯二三
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
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
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者
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
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

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如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荷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甲乙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釁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又王昌荷母服議畧同

書

爲文王與孫皓書

時遣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皓遣使報書、方發使聘吳、並令當時文士作書、昭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爲石苞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彧與符邵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理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

外僕傳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

軏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旅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攷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寍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偸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

必少留意。回慮革箕。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巳也。太平御覽載荀勗爲文王與孫皓書餉雜色綾十端又餉縠三端又餉細綀十疋

答王琛書

王陶丘州人 闕 廟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

序

穆天子傳序

勗領秘書監、時得汲郡冢中古文作書、部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按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王三十四

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
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游行之事。
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將
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
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
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
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
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
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

三閣。謹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四廂樂歌

晉書樂志曰魏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古今樂錄曰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

日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　晉書樂志曰泰始中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大會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勗乃更作行禮詩四篇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焉

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皇

宋書樂志曰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一曰於皇當魏於赫

於皇元首。羣生資始。履端大享。敬御繁祉。肆覲羣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尤也天子。

明明　當魏巍巍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洽荒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邦國　當魏洋洋

光光邦國。天篤其祜。丕顯哲命。顧柔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倫攸序。

祖宗　當魏鹿鳴

惟祖惟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茲聿求厥成我皇崇之式固其猶徃敬用治

王公上壽酒歌

踐元辰（當魏羽觴行）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支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當鹿鳴）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

旣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當於穆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旣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廷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玆度揩覿顧養正隆福孔偕

三台當昭昭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 當華華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 當朝宴

烈文伯考，時惟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炳，七德咸宣，其寍惟永、

猗歟 當盛德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爲君，愼徽五典、帝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勳，修己濟治、

民用宜般懷遠燭幽玄教氛氲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垠

隆化 當綏萬邦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皇龍飛革運臨焘八荒猷哲欽明配蹤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其臧惟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嶽藩王時見世享率茲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陳留山陽我有賓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佑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 當朝 朝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惟人、王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翼翼 當順 天

廙廙大君、民之攸暨、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以純粹、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萃、協物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貴、敷奏讜言、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一人

有慶羣萌以遂我后宴喜令問不墜

既宴當陟天庭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晰晰

庭燎喤喤鼓鐘笙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時雍當參兩儀

時邕斌斌宋書作份份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

隣首定荊楚遂平燕秦亹亹文皇邁德流仁爰

造艸昧應乾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戡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韓濊進樂均（晉書作宮）協清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齒文身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嘉會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馨（晉書作升）禮充樂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以笙鏞羽籥雲會翊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邕熙兆我
區夏宣文是基大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曜
欽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
旣固品物咸寍芳烈雲布文教旁逼篤以淯素
玄化洽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濬遐
幽遐式遵王度

詩

從武帝華林園宴二章

初學記作荀勗從武帝華林園讌文類聚逸勗名後人遂以爲武帝詩誤也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叶平聲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衆臣、

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illegible] 三

本傳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肹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𠫵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

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

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衞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

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鎭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閒，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旣掌

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竝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

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淸心、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令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二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

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愼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

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

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

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晉荀公曾集終

